

第二十三回 撞巡更梅生改姓遇門生馮公荐友

詞云：

二子窮途被難，路逢古廟栖身，不防巡緝眾兵丁，鎖拿船中審訊。即日各奔東西，惶惶實屬堪憐。烏臺一見從得細，細問家鄉名姓。

詩曰：

經綸原屬占科場，耀顯榮封姓字香。

滿腹文章身遭禍，揮毫頃刻致呈祥。

話說那官長說：「請問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良玉起身打一躬，即隨口應道：「晚生姓穆名榮，乃是江南常州府人氏。」

官長道：「可認得敝同年梅伯高之子梅良玉嗎？」良玉聽罷，嚇得一驚，道：「敝府梅先生遭變之後，他令郎良玉兄不知何方游學，晚生倒極認得的。請問大人尊姓大名，仙鄉哪里？」

那官長道：「老夫姓馮，名樂天，字度修，乃江南淮安府人也。原任左都御史，自奸臣當道專權，著老夫與敝同年陳東初提兵剿滅胡虜。老夫與敝同年辭不能提兵調馬，聖上大怒，將老夫與敝同年一同剝職歸農。今蒙聖天子洪恩，又復起任。也是天緣，老夫得遇賢契。」說話之間，馮公向書童吩咐道：「取副新鋪蓋與穆相公前艙安置，明日再請教罷！」良玉便站起身來，打躬道：「大人安寢。」梅良玉隨了書童，來到前艙安歇不提。

那馮公又著人示與岸上巡更兵丁知悉：「今有賊人不能擒獲，反將平人捉來，應著地方官究治。念其巡更辛苦，姑念從寬，爾等下次小心，不可仍蹈前轍。」吩咐已畢，馮公方纔安寢。

家人自然出來呼叱一番。

一家晚景已過。次日清晨，鼓棚內吹打作樂點鼓。再講梅良玉雖得了安身之所，心中想著春生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淚如泉涌，又無處訪問，心中好生難過。又不知春生跑到何方，又不敢去著人找尋，只得苦在心頭，隨眾起行。無多時，起身梳洗已畢，書童道：「相公，老爺請用早飯。」良玉站起身來，抖一抖衣服，來到官艙；與馮公見過了禮，坐下。馮公笑道：「賢契夜來的佳作，句句金玉，字字珠璣，令老夫想煞也。」良玉打一躬道：「大人過獎。晚生拙作，無非是鄙俚之語，焉足獎贊？又蒙深恩，收留晚生于門下。」馮公呵呵大笑道：「老夫這樣窮官，怎敢有屈賢契大才？與各憲衙門相好的吏院，老夫自當推荐，不負賢契之大才耳！」二人說話之間，家人已擺上早飯。

二人謙遜一會，只得就敘個師生之禮坐下。用畢早膳，穆生與馮公談了些文章詩賦。忽聽得水手喧嘩，馮公問道：「什麼人吵鬧？」水手稟道：「上水來了十數號坐船，也是打起的都察牌號，寫的是奉旨巡守河南。他船上那些少年的爺們，打我們船上的人，叫我們讓他。難道他們是都察院，我們不是都察院？」

只見那船上的家人，把艙門一開，走將出來，便問道：「借問爺一番，你們船上是哪位大老爺？」這家人回道：「俺門是江南淮安府馮大老爺，奉旨進京赴任的。」那家人聽說是淮安府馮老爺，便說道：「敢煩爺們回稟一聲，說河北大名府鄒伯符老爺要見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兩船已至睹面，船上家人回稟馮公。」馮公聽說，呵呵大笑，向著梅良玉說道：「這鄒伯符也是老夫得意門生。他若來見老夫之時，倘有機會可荐，老夫必為賢契尋潛身之所。」那家人聽得果是馮公的坐船，即位回稟鄒公。

鄒公即喚家人取下衣帽伺候，速備手本，便欲過船謁見馮公。于是，穿了衣帽，走上船頭，連忙把手本付與艙門家人，說道：「相煩通稟一聲。」那家人接了手本，走下船艙，來稟馮公。馮公吩咐道：「有請！」把艙門一開，那鄒伯符搶行了幾步，將到艙門，馮公站起身來，迎將出來，說笑道：「賢契別來無恙？」鄒公道：「老恩師請上，待門生叩拜。」馮公道：「賢契一路風霜，只行常禮罷！」于是，鄒伯符跪將下去，說道：「門生一個庸才，得蒙恩師提拔，今日之榮，乃老恩師所賜也。」于是，拜了兩拜。馮公扶起來，說道：「賢契請坐。」鄒御史道：「老恩師在上，門生不敢坐。」馮公道：「哪有不坐之理？」鄒御史道：「如此，門生告坐了。」于是，獻上茶來。

馮公道：「賢契榮任河南，真是一輪明月，百姓沾恩。」鄒公上前稟道：「今蒙皇上榮恩，老恩師提拔之力。門生在京都，哪一日不思念老恩師之金面？老恩師榮任進京，門生正好早晚領訓，不意又轉任河南，真是薄命之故耳！」馮公道：「賢契榮任省院，乃高才矣！所以聖天子托你以獨疆之重任。你須存忠愛之心，毋使有覆盆之嘆。」鄒御史又打一躬道：「門生謹領老恩師聖訓，銘刻在心。」便回頭向著家人說了幾句話，那家人領命去了。馮公問道：「賢契領敕辭行，可曾去拜辭盧杞爺嗎？」鄒御史道：「辭教之後，門生也曾去拜辭相國。」馮公道：「于今時世不同，正是：滿園樹木隨風轉，為人豈不願時行。」鄒御史應道：「正合此語。」書童又送了一巡茶來。

二人用畢，忽見鄒御史的家人，跪在馮公面前，捧上禮單，稟道：「我家老爺特備些須薄禮，請老爺全收。」鄒御史站起身來，又打了一躬道：「門生日夜思量恩師，不能孝敬。今舟中偶然得遇老恩師，真乃門生之幸也。不堪薄禮，望乞老恩師笑納。」馮公一見禮單，聽得此語，把臉一紅，說道：「老夫與賢契是氣味相投的師生，難道不知老夫的心跡？況老夫從不受人絲毫饋送。」那鄒御史復打一躬道：「不堪之物，聊表寸心，以為老恩師榮任進京賀敬。老恩師不必過謙。」馮公道：「承賢契厚愛，老夫領情就是。這禮當老夫轉送于賢契榮任之賀。」鄒御史道：「老恩師既不收禮，門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，欲求老恩師。」馮公道：「賢契有話，但說不妨。」鄒御史道：「門生領旨出京，未有贊助之人，欲求老恩師幕友多餘之員，乞求轉荐一位。」馮公點了點頭道：「別事老夫不敢從命。若是請一幕友，極有幹才的契友，既得其任，必得其人。只是到任之後，凡諸事有不決，可依他行，便能海底澄清。奈此人情性高，也是老夫得意門生，不知他可否？」鄒御史道：「不知此人可在舟中嗎？」馮公向書童說道：「將穆相公請來！」

不一時，良玉來至官艙，與鄒御史相見。書童送上茶來，三人用畢。馮公開言說道：「穆相公，這就是老夫的敝門生鄒再策，新任河南的省院，欲請賢契到衙內，代為料理軍民錢糧，省諸事。吾想賢契可當此任，休怪老夫無趣。」良玉未開言，鄒御史向著良玉說道：「老恩師道及世兄高才，諸事練達，弟不敢造次，欲求老世兄扶持，弟當重重相謝。」良玉道：「晚生惶恐，不敢當。」

大人這裏，無非辯論詩詞。況老大人乃省巡撫，有軍民錢糧盤駁文書等件，晚生恐不能當此重任，有誤大人的政事。」那馮公聽良玉這一番言語，哈哈笑道：「穆賢契太謙了。憑老夫這副識英雄的一雙眼睛，早瞧見你心中錦繡，日後的收場」又向著鄒御史道：「他年功名還在你我之上。」

隨手在袖中取出梅良玉所做的一篇文章，遞與鄒伯符道：「這就是穆賢契的佳作。」鄒伯符接過來一看，真正是錦心繡口，因贊道：「老恩師眼力真乃是超神與聖之先見也。使門生甘拜不辭矣！」良玉道：「鄙陋之章，敢勞二位大人過贊，使晚生無容身之地。」馮公向鄒御史道：「賢契請先過船去料理迎接，再請穆相公過船。」鄒御史站起身來，打了一躬，告辭道：「門生領命。」又向良玉道：「老世兄暫容車駕，俟弟返船，即當掃徑迎接。」良玉道：「不敢！門生自當進謁。」各打一躬，告辭而行。馮公相送，鄒御史道：「請恩師留步。」馮公道：「哪有不送之理？」又見良玉也送將出來，回說道：「世兄因何送起弟來？」馮公回頭說道：「穆相公，哪有客送客之理？」

老夫代送罷！」良玉道：「遵二大人之命，恕不敬送。」于是，一躬而別，回轉艙中。馮公把鄒御史送至門口，鄒伯符打一躬道：「老恩師請轉」。馮公道：「老夫有一言奉囑。」附耳低聲，便說道：「這穆相公，其實淡泊。賢契受任之後，凡事俱要看老夫之面，依得的事，可依他幾件，則感之不盡矣！」鄒御史道：「無不遵命。」于是，又打躬道：「有罪了，」過船而去。穆生接住馮公。馮公一手相挽，說道：「賢契，那鄒伯符乃是第一個得意的門生。我見他家人說道，是河南都院，我就有荐賢契之意。及相見之時，他又送些什麼賀禮來，與老夫復任之敬，被老夫搶白了一場，倒有不好荐賢契之意。今是他諄諄相求，老夫方纔把賢契推荐。賢契若到他任所，自然是經濟之才，必無輕狂暴躁之事。他若待之不恭，諸事倔強，賢契可寄書與老夫，我自有處分。」良玉打一躬道：「晚生蒙大人如深恩，不知可有報答之日否？」

馮公帶著笑走入後艙。封了兩封贈儀來到官艙，叫書童捧到良玉跟前，笑說道：「賢契，老夫是個窮官，無以為敬，聊表寸心。」良玉一躬道：「晚生蒙大人栽培，又全活命之恩，使晚生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若是晚生不受，大人必罪晚生。」馮公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契真乃是老夫知心人也。只是相會得遲，相離得速。」良玉聽了這番言語，便慘然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晚生得遇大人，正好盤桓，不覺又是分離。」馮公道：「俱是乾坤內，何須嘆別離？」正說之間，家人稟道：「鄒老爺差人來請穆相公過船。」

良玉一聞此言，便站起身來說道：「大人請上，晚生就此拜別。」

馮公道：「莫言分別二字。」即吩咐家人：「開飯，老夫與穆相公吃。」不一時，家人送酒飯來，與穆相公餞行。

馮公斟上一杯酒，雙手遞與良玉道：「賢契，異日鵬程萬里，莫把老夫做陌路之人。」良玉接過酒來道：「晚生多蒙老大人提攜之恩，尚有寸進，須當涌泉相報，決不忘老大人寬宥之恩矣！」于是，二人飲酒數巡。餚饌擺列，二人用畢。馮公吩咐家人取過一個衣箱，將那程儀放在箱內。又見書童捧了幾件衣服，向箱內件件放下，又將箱子鎖了，將鎖匙送于馮公。馮公將鎖匙付于良玉，說道：「賢契，這幾件衣服，勿嫌粗俗，留在身邊，早晚更換一更換。」良玉見馮公如此過愛，只得站起身來，拜伏于地，便說道：「蒙大人知遇之恩，又屢承厚賜，晚生何日報答？」馮公扯住道：「賢契，說哪裏話來。那鄒伯符乃欽命軍門，你可收拾過船去罷！」于是，二人留戀不捨，細說了一番，只得分手。

馮公送良玉至艙門，良玉打一躬，告別過船。馮公命家人將衣箱行李，隨後一齊送過船去。但不知那鄒伯符是如何迎接穆相公過船。且聽下回分解。